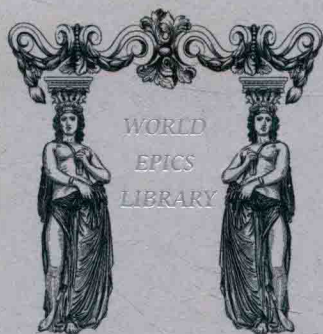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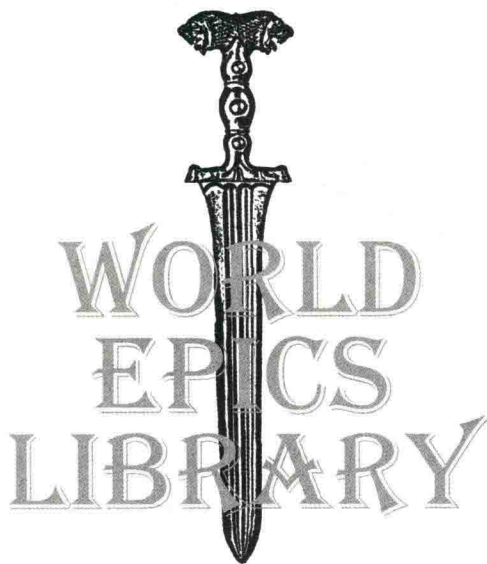
Martín Fierro

马丁·菲耶罗

[阿根廷]何塞·埃尔南德斯/著

赵振江/译

世界英雄
史诗译丛



马丁·菲耶罗

[阿根廷] 何塞·埃尔南德斯 著 赵振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丁·菲耶罗 / (阿根廷) 何塞·埃尔南德斯著;
赵振江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1

(世界英雄史诗译丛)

ISBN 978-7-5447-7376-8

I. ①马… II. ①何…②赵… III. ①英雄史诗—阿
根廷—近代 IV. ①I783.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5244 号

马丁·菲耶罗 [阿根廷] 何塞·埃尔南德斯 / 著 赵振江 / 译

责任编辑 叶宗敏 金 薇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4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376-8
定 价 84.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前 言

(一)

致堂何塞·索伊罗·密根斯先生的信

堂何塞·索伊罗·密根斯先生

亲爱的朋友：

我终于决定让我可怜的“马丁·菲耶罗”出世了，在某些时刻，他曾帮助我摆脱了旅馆生活的枯燥，而今他将处于您的保护之下。

请不要拒绝给他以保护，您清楚我国所有那些倒行逆施和不幸，被剥夺了遗产的阶级则是它们的牺牲品。

这是一个可怜的高乔人，他具有艺术依然反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不完美的形式，其思想具有一切不连贯的、其衔接并非总是符合逻辑的缺点，在这些思想之间，几乎往往连一种隐蔽而又遥远的关系都不存在。

为了塑造我们的高乔人的典型性格，我不敢说达到了目的，但付出了努力，集中地表现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思考和自我表达；赋予他们想象的一切技艺，这种想象充满了形象与色彩，赋予他们全面迸发的高傲性格，如此地没有节制以至于犯罪，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冲动与狂热，他们是造化之子，教育尚未对其进行柔化和打磨。

越亲自了解原型，越能判断副本与其有无相似之处。

如果我只以高乔人的无知为代价来使人发笑，正如这类作品中被授权使用的那样，这对我来说，或许更加容

易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然而我的目的是粗线条但却要忠实地勾勒出他们的风俗，他们的劳作，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嗜好和他们的品德；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精神风貌的画面，构成了他们那充满危险、骚动、奇遇、不安和总是动荡的变化莫测的人生画卷。

这一切是我的愿望，我坚持模仿那丰富多彩的比喻的风格，高乔人会运用但不了解它的价值，他们不停地运用那些既出奇又常见的对比；模拟他们具有特殊痕迹的思考和从不缺少的昏暗色彩，揭示那种不是从学校而是从自然本身中学到的哲学；尊重他们天生并被无知加重了的迷信与担心；描绘他们隐蔽并精心掩饰的思想与情感的世界；他们的悲观失望，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本身所产生的，而他们那种习以为常的冷漠，甚至是构成他们精神世界的条件之一；总之，以他们全部特有的个性，尽可能忠实地为我们潘帕草原的典型人物画像，他们是多么鲜为人知，因而研究他们又是多么困难，他们往往被人如此歪曲地理解，而随着文明征服的推进，他们在渐渐地彻底消失。

要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实现，这些愿望是太多了，然而人们不会因为愿望本身而只能因为没有使其实现才对我进行指责。

再说一句，为了他的缺点做一点辩解。请放过它们，因为并非第一眼就能看出破绽，何况许多都是从现实当中原封不动地模拟照搬来的。

此外，我的朋友，我希望您善待“马丁·菲耶罗”，甚至都并非因为他不是从城里回去向他的伙伴们讲述某个五月二十五日惊奇的见闻或者另外类似的演出，其中某些叙述，如同《浮士德》或其他几部作品那样，它们的确获得

了很高的成就，可“马丁·菲耶罗”讲的是他的劳动，他的不幸，他作为高乔人的冒险生涯，而您清楚地知道，这比许多人想象的要难得多。

作为开场白，上面所述足矣，因为连“马丁·菲耶罗”也不要求更长，多了您也不喜欢，读者也没有这样的嗜好，也不符合我的性格。

您真正的朋友

何塞·埃尔南德斯

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

(二)

和读者说几句话

我将《马丁·菲耶罗归来》交给仁慈的读者，它的上集受到如此慷慨的欢迎，六年中再版了十一次，印数达四万八千册。

这不是作者的虚荣，因为我不向虚荣女神进贡；我也不自我吹捧，因为我自己从来就不是拙作的“出版者”。

这是适时而又必要的提示，它有助于说明本书的第一版何以达到两万册之多，分五次印刷，每次四千册，还要补充的是，我确信科尼先生名不虚传的印刷厂将出一版精装本，像所有出自他的印刷车间的图书一样。

该书的文本还配有十幅插图，我相信在文学领域，这是一本出自国家报刊的图书首次享此殊荣。

这就作为开头吧。

插图是堂卡洛斯·克雷里塞绘制并在石版上拓出的，这位同胞在其领域将成为杰出的艺术家，因为他还年轻，他有自己的风格，有艺术情感和对工作的热爱。

雕刻是由苏波特先生完成的，他的艺术，在我们中间还颇为新颖并尚未普及，将灵巧的石版画家拓在石版上的画面固定在铜版上，创造或想象出诗句描绘的场面，这是他们带着感情清晰地体会出来的。任何为了出版能在最优越的艺术条件下进行而做出的牺牲都是不会被遗忘的。

至于书的文学部分，我只想说，在考虑其缺点时应看清楚，这是对原始素材的忠实写照，我还要重复一句，那许多缺点之所以出现是为了更明显、更清楚地表示这是对现实的临摹。

一本为了在一个近乎原始的民族唤醒智慧和阅读的喜悦的图书，为了成千上万从未读过书的人们，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得到消遣，应当严格地适应这些读者本身的用法和习惯，表达他们的思想，体会他们的感情，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用他们常用的句法，用他们普遍的形式，尽管可能是不正确的；要用他们最突出的形象，用他们最典型的词句，以期该书能以一种亲密无间的方式得到他们的认同，从而使阅读成为他们生活的自然的延续。

只有这样才能使人非强制性地从劳作过渡到阅读；也只有这样，对他们来说，阅读才是愉悦的，有趣而又有用的。

但愿哪本书能享有这幸运的特权，能在我们分布于辽阔原野上的广大居民中，以一种快乐的方式不停地手

手相传，能确保其人民性，能使读者愉悦地消磨时光，不过要：

教育人们懂得，诚实的劳动是改善一切和福利的源泉；

赞美产生于自然法则并作为社会基准的高尚道德；

激发人类对造物主敬奉的感情，并使他们一心行善；

丑化那些滑稽而又普遍的迷信，它们产生于可悲的无知；致力于习俗的规范化并使其变得温柔，通过隐蔽而又巧妙的手段对人们进行理智而又自重的教育：尊重别人；鼓舞人们对苦涩不幸的承受能力，奉劝人们坚持善举并任劳任怨；

提醒父母尽造化赋予他们的对子女的义务，将由于他们的遗忘而造成的恶果展现在他们眼前，用这种方法促使他们自己思考并估计尽职尽责的一切好处；

教育做儿女的应如何敬重自己的生身父母；

使丈夫更加热爱自己的妻子，提醒后者做妻子的神圣职责；强调家庭的幸福，教育所有人要互相尊重，通过一切手段使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纽带更牢固；

使公民坚定热爱自由的信念，同时使其不要偏离对上级和行政领导的尊重；

用为数不多的道德观念对人们进行教育，应该人道、仁慈，对孤儿和残疾人要充满爱心；对友谊要忠诚；知恩图报；与懒惰和陋习为敌；适应命运的变化；热爱真理，永远要忍让、正直、谨慎。

一本书，如果不用说教便指出了这一切，或者更多，抑或是一部分，无疑是一本好书，而且的确可能提高读者的道德和知识水准，尽管它把 nadie 说成 naides，把 desertor 说成 resertor，把 mismo 说成 mesmo，或者还有其他类

似的不规范语汇^①；让学校去改正她们，去填补诗歌应尊重的空白，去改正句式的习惯性错误和缺点，为了以更高尚更纯洁的哲学观点检查、战胜并根除更基本更有影响的谬误，艺术也应该具备这样的素质。

言语的进步不是社会进步的基础，一本宗旨如此高尚的图书应全部排除词句文化的脆弱形式，将其置于自己道德主张的严格要求之下，或许后者才是它所寻求的成功。

舞台上的人物应当讲自己特定的语言，要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情趣和自然而然的缺欠，因为如果剥去这层外衣，他们将会有雷同的特征，这是唯一使他们变得可亲可爱的东西，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要进行模拟并做到逼真。

在这一部分，人们还可以像对多棱镜的角度一样进行选择，通过它每个人可以研究自己的时代，在将那些缺欠作为一个因素来接受的同时，人们可以理想化，可以思考，可以促使其他人同样进行思考并组合，孕育并保留艺术小小的纪念碑，以便让明天的人们对我们进行研究并树立起我们文明历史的伟大的纪念碑。

高乔人连他们自己语言的成分也不了解，如果一个人从未读过书，却能遵循布莱尔^②、埃尔莫西利亚^③或科学院的艺术准则，那至少是不妥当的，而且是一个很该受到指责的名副其实的缺点。

① 指高乔人的发音不规范，nadie 是“无任何人”的意思；desertor 是“逃兵”的意思；mismo 是“本身”或“同一个”的意思。

② 译者认为指苏格兰诗人布莱尔(Blair, Robert 1699—1746)，他写过一首无韵长诗《墓》。

③ 戈麦斯·埃尔莫西利亚(1771—1837)是西班牙著名的语法家。

高乔人不用学习歌唱。他唯一的老师是以雄伟而又富于变化的景观展现在他眼前的神奇的自然。

他所以歌唱是因为在他身上有某种精神的冲动驾驭着他的机体,有的是韵律性的,有的是节奏性的,这些冲动将他引向那绝妙的极致,以至他们所有的谚语、犀利的成语、共同的格言都是用两句完美的八音部的诗来表述的,这些诗句的重音规则富有弹性,充满和谐、感情和深刻的寓意。

这就使区分哪些是作者个人的思想,哪些是从民间源泉汲取来的思想变得十分困难。

我不知道是否存在或存在过哪一个接近大自然的种族,其语言智慧充满我们高乔语汇全部的韵律因素。

聆听我们最没有文化的同胞,用两句清晰朴实的诗表述格言和道德思考,就像最古老的民族——印度与波斯那样,后二者是将它们作为其语言智慧的无价之宝来保留的;而希腊人则是满怀敬意地从他们最深刻的智者和道德的奠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口中听到的;在拉丁人中是著名的塞内卡光荣地进行了传播;“北方”人则更喜欢将这归功于他们粗犷有力的文学;近代文明是通过其最杰出的伦理学家来重复的,它们在人类所有伟大改革家的宗教法典中基本都化作了神圣。

无疑,地球上所有的种族之间存在某种亲密的相似,某种神秘的相通,只有伟大的造化之书能对此进行研究;因为人们以它来进行推测,而且三千多年来一直在推测,同样的教诲,同样的自然品德,地球上所有人类都用散文来表达,而居住在拉普拉塔河两岸辽阔而又肥沃的土地上的高乔人则用诗句来表达。

人类的心灵和道德在任何年代都是一成不变的。

文明有本质的区别。堂 V. F. 洛佩斯博士在其《神经机能病理》的序言中说：一位“欧洲”的教师或教授永远不能成为“婆罗门的教师或教授”；本该如此；然而要使一个高乔人成为一个充满智慧的婆罗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困难；因为按照巴黎国立图书馆睿智的馆员在其《世界各国的民间智慧》一书中所描述的，婆罗门的全部学问在于其语言的智慧，该书是由美国人帕索斯·坎基在新大陆传播的。

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文化修养很高、文字又很规范的诗人，他们充满了上述精神，这类作品不该缺少，因为这是国内合法的、自发的作品，事实上，这也不仅仅表现在百花盛开的文学园地上。

我就此打住，为了避免冗长而不能在此说明的，就留给好心的读者吧，在一个沙漠之子平庸的歌谣中也无须多费唇舌。

请读者对它宽大为怀！请接受这平庸之作，我们献给您，因为您是我们最好的老朋友。

一本书的特征应始于序。

因此，无论是对该序言的形式，还是对其所包含的目的，任何人都不要惊诧；我们应以向下列杰出作家公开致谢来结束这篇序言，他们刚刚以自己的判断表扬了我们，他们是何塞·托马斯·吉多先生，他是在一封优美的信中这样做的，《论坛》和《报界》刊登了此信，共和国的几家报刊进行了转载；堂阿多尔夫·萨尔蒂亚斯博士，他是在论述高乔人的社会与历史类型的文章中这样做的；堂米格尔·纳瓦罗·维奥拉博士，他在最近一期《人民图书》中，以赞扬的语言，勉励我们将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

城乡的许多报刊,诸如阿素尔的《先驱》、多洛雷斯的《祖国》、梅塞德斯的《西方》及其他报刊,它们也以公正的标题赢得了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将这作为一笔神圣的债务保存在心中。

我们用对罗萨里奥省的《首府》的谢意结束这篇短文,它宣布了《马丁·菲耶罗归来》的成功,并使人们产生了只有上帝知道是否会得到满足的希望。

结束此序言时,要说明该书所以题为《马丁·菲耶罗归来》是因为这是读者早就取好了的名字,在我撰写此书很早以前就取好了;它将带着做父亲的我的祝福去各地漫游。

何塞·埃尔南德斯

译 序

——高乔英雄史诗的绝唱

在拉丁美洲争取政治独立的过程中,文学上的美洲主义也开始成长。作家们不仅描绘美洲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而且开始追求具有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拉丁美洲,这种执着的追求一直延续至今。在民族文学的发展方面,拉普拉塔河地区的高乔诗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高乔诗歌的昌盛和发展过程是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同步进行的。它既有前者注重文学社会功能的特点,又有后者突破传统、勇于创新的精神。这是一些作家向民间文学学习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高乔人是辽阔无垠的潘帕草原上的牧民。在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前,那里居住着潘帕族印第安人。至于高乔人何时在草原上出现,史书上无确切记载。曾在阿根廷边界地区生活了二十年的阿尔瓦罗·巴洛斯对高乔人的起源持这样的见解:

“……惊恐万状的印第安男人逃往沙漠,妇女就成了征服者的奴仆。逃亡的印第安人在孤独、放纵的生活中意识到那种欺凌是极不公正的,于是便进行报复,同样掳走文明者的妻子。因此,印第安女子是城市高乔人的母亲,而沙漠里的高乔人则是女基督徒的儿子。”^①

诚然,这只是高乔人最早的起源,至于大批的高乔人

① 见卡洛斯·阿尔贝托·雷吉萨蒙:《马丁·菲耶罗》序言。

还是后来到草原上去谋生的印欧混血种人：

“混血种人不如黑人那样适于在城里当仆役，就被黑人所取代；由于工业活动不发达，他们找不到事情可干，于是便离开城市到印第安人地区，那里成了他们当然的安身之处。就这样，我们有了以高乔人为典型的过渡民族的开端。”^①

这些潘帕草原上的“浪子”“孤儿”^② 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过着半原始的游牧生活。他们性格粗犷，生活散漫，游荡在整个潘帕草原。著名学者达尔文就认为，从人类学的综合特征上看，“高乔人比城里人高级得多”。尤其是他们那具有鲜明特征的服饰更是引人注目，当时许多阿根廷画家都为高乔人画过肖像。他们头戴礼帽，脖子上系着围巾，身上披着篷秋^③，内穿绣花衬衣，罩一条罗马围裙似的“契里帕”，足蹬马皮靴。刀柄护盘呈S形的“法弓”挂在镶嵌着银币的皮带上。当然，这样的装束只是那个时代的象征，而时代是随着“人事代谢、古往今来”而前进的。在“五月革命”“国内战争”“拖拉机和脱粒机兴起”的不同时期，高乔人作为牧牛人、庄园短工和领取月薪的农牧业工人的面貌是很不相同的。高乔人的演变与阿根廷的历史进程是完全一致的。今天，高乔人在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偶尔碰见的身骑高头大马的“壮汉”不过是招揽游客和抚慰人们怀旧情绪的陈列品。

正是高乔人的起源和生活环境孕育了他们勇敢、豪

① 引自托雷斯·里奥塞科著《拉丁美洲文学简史》(吴健恒译)。

②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有人认为高乔(gaucha)一词源于阿劳乌科语 guaso 或 gauderio，更多的人则认为源于克丘阿语 guacho，前者意为“浪子”，后者意为“私生子”或“孤儿”。

③ 篷秋(poncho)是高乔人类似斗篷的衣物。

放、狂傲、鲁莽、放荡不羁、酷爱自由、善于应付各种事变的典型性格。他们在荒凉的原野上，信马由缰，四处漂泊，过着海阔天空、自由自在的生活。为了战胜寂寞与孤独，除了骏马、法弓、套锁之外，高乔人还有一个亲密伙伴，那就是六弦琴。在潘帕草原上，几乎每个高乔人都是歌手，不会弹吉他是丢脸的事情。歌手中的佼佼者就成了行吟诗人——巴雅多尔。他们的演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为当时流行的民间舞蹈“西埃利托”(Cielito)、“维达利塔”(Vitalita)、“特里斯特”(Triste)等伴唱，另一种是对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固定的歌词，而是见景生情，即兴演唱。

对巴雅多尔的描述，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在一七七三年出版的《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利马的瞎子领路人》中。书中说当时的巴雅多尔“用一把难以演奏的劣质小小吉他伴奏，不时走调地唱些民间小曲，歌词都是结结巴巴地临时杜撰出来的，内容是一些爱情故事”。然而就是这些民间歌手，到处受到群众尤其是年轻妇女的欢迎。他们骑着马，背着吉他，从一个乡村酒店走到另一个乡村酒店，为人们的节日助兴。由于歌手们喜欢讽刺，有时一次兴高采烈的集会竟以拔刀搏斗而告终。巴雅多尔不仅是出色的歌手，往往也是无畏的勇士，正如马丁·菲耶罗一样。

巴雅多尔的演唱就是高乔诗歌的起源。到一八一〇年前后，在拉普拉塔河地区出现了两种诗歌的同化与竞争：一方面是巴雅多尔创作的顺口溜式的民歌走向没落，另一方面是模仿巴雅多尔的诗人创作正在兴起。诗人创作的高乔诗歌一般有以下特点：

(一) 作者并非高乔人，而是城里的文化人，但他们

熟悉巴雅多尔的演唱,熟悉高乔人的生活、性格和语言。

(二) 诗句都由八音节组成,通俗易懂,便于吟唱,是西班牙谣曲的移植。

(三) 诗中运用高乔人的语言,但已非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艺术创作。

(四) 一般采取高乔人自己叙述或相互对话的方式,诗人则隐藏在人物的后面。

(五) 高乔诗歌一般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的作品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只是描述高乔人在城市中的见闻和感受,但作者对诗中的主人公却充满深厚的感情。高乔诗歌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① 表现独立战争中的高乔人,以巴尔托洛梅·伊达尔戈(1788—1823)的作品为代表,这些作品多是为舞蹈伴唱的“西埃利托”(Cielito)的形式写成的,如《爱国对话》。

② 表现国内战争中的高乔人,以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1807—1875)的《桑托斯·维加,又名拉弗洛尔的孪生兄弟》为代表。

③ 表现国家建设时期的高乔人,以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1834—1880)的《浮士德》为代表。

④ 表现在文明社会中无依无靠的高乔人,以何塞·埃尔南德斯(1834—1886)的《马丁·菲耶罗》为代表。

在高乔诗歌中,真正达到了史诗的规模和水平的是《马丁·菲耶罗》,说它是阿根廷的“国粹”、高乔人的《圣经》,并不为过。西班牙著名文学家米格尔·乌纳穆诺就时常在萨拉曼卡大学的课堂上,将《马丁·菲耶罗》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起向学生们朗诵。据不完全统计,它已被译成约三十种文字。诗人的诞辰被命名为阿根廷

的传统节日。

何塞·埃尔南德斯于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圣马丁，从小跟随父亲在牧场生活。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健康的体魄，成了出色的骑手，而且也使他熟悉了高乔人的生活、劳动、风俗、习惯和语言。

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九岁的埃尔南德斯加入了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养子佩德罗·罗萨斯的部队。一八五六年他参与创办了《和平改革》日报。一八五七年因反对宗教与另一名军官决斗并脱离了军旅生涯。翌年，他到了恩特雷里奥斯省，在联邦派领袖阿尔维蒂和乌尔基萨的影响下，发表了题为《两种政策》的小册子。一八五九年，埃尔南德斯再次投笔从戎，参加了乌尔基萨将军的军队。在军政生涯中，他接触了下层人民，对市民、短工、高乔士卒的戏言俚语耳熟能详。他声音洪亮，举止潇洒，谈吐诙谐，人称“戏谑大师”。

埃尔南德斯具有十九世纪阿根廷作家的双重品格：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不过他的实干家气质更为明显。一八六三年他出版了一份强烈抨击米特雷和萨米恩托的报纸《阿根廷人》，但很快即被查封。他也曾强烈反对三国同盟对巴拉圭的战争。作为联邦主义者，他写了《恰乔的一生》，为考地略（军政独裁者）维森特·佩尼亚洛萨歌功颂德。对此，萨米恩托写了一本题材相同而观点迥异的著作予以回敬。由此可见，十九世纪阿根廷的两位伟大作家以完全不同的立场参加了本国的社会活动。如果说在政治上萨米恩托的集权主义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文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萨米恩托将欧洲浪漫主义奉为楷模，埃尔南德斯却对身边的高乔诗歌产生了浓